

※ 中國翻譯史專輯（上）※

中國翻譯史專輯前言

李爽學*

翻譯研究是近年來的歐美顯學，許多傳統學科紛告退位，而英國比較文學大家蘇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甚至講了一句話，略謂：「沒有翻譯，就沒有比較文學。」巴斯奈特的意思，細究起來，指的實為「沒有翻譯研究，就沒有比較文學」。自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以來，翻譯研究早已一步步脫離往常字對句應等傳統對錯式的研究方式，從班雅明開始，無不朝向更寬闊的視野走去。於是翻譯研究上出現了「詮釋學派」、「語言學派」、「目的學派」與「文化學派」等等，而且一路蔓延，走到了當代的「解構學派」，進而又與各種文化思潮結合，形成了偏向各種政治的「女性主義譯論」、「後殖民主義譯論」、「多元系統譯論」與「操縱學派譯論」等研究新象，而且群呼百應，光景好不熱鬧。

翻譯研究上這股新風，九〇年代早已吹到了臺灣。只可惜臺灣所謂「翻譯研究界」始終欠缺識病力，無法擺脫「譯界」的干擾，故而若非斤斤計較於中外語言文字的對等與否，就是拆碎七寶樓臺，大玩句構文法或教學與市場調查等一類歐美早已擯棄有年的研究方式。所幸學界還是有識病者，瞭解翻譯的行為一旦完成，譯本多半已屬譯入語的文化傳統，再非源文或原文國所有。所以詳明班雅明的翻譯神學者有之，細究德希達的翻譯玄學者也不少，而這兩人之外，最令人注目的還有解構譯論家勞倫斯·瓦努蒂 (Lawrence Venuti) 的崛起。瓦努蒂的譯論出自德希達與法蘭克福學派，和門戶各異的後殖民大師也互通有無，體系不小。瓦努蒂的各種前衛性的見解中，最令人覺得似在「走回頭路」的，居然是對各國「翻譯史」的強調，大有前此翻譯固無史也，後生小輩因而都得覬勉力搏，為歷來和翻譯相關的種種活動舉筆翻書，考掘一番。歷史果有漏洞，瓦努蒂會告訴我們：「翻譯史的漏洞更多。」

* 李爽學，本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教授。

瓦努蒂不懂中文，他的看法和近三百年來英語世界的「透明譯觀」有關，認為英語世界的翻譯活動過分以英語的純正性為中心，譯者往往就栽在這種純正性的幻象之下，而且往往還栽得屍骨蕩然無存，不復可考。研究者唯有開挖墳穴，為過往的譯者招魂，替曩前的文化界耙梳異地舶來的體質，我們對文化，對傳統，甚至是對種種的世界觀才能得一正解。瓦努蒂若懂中文，他一定會為正史不顧的梵典漢譯史叫屈，會告訴我們中文傳統中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興起，無一不和梵典東流有關，而中國現代性的合成，明清之際的天主教譯史也有前導之功，即使近人以白話議論的書面語習慣，都不能不拜天主教開譯的各種教義問答、教要解說，甚至是此中及其後來新教的漢譯《聖經》之賜。

現代的種種必然奠基於過去的種種，而我們對於此一過去卻瞭解有限，「錯漏連連」，當然不能不力加反省。學術上，這種情況是好是壞，我們當然也可當下立判。職是之故，我們在跨文化的概念帶動下，遂問道於賢，從而有本專輯之集，希望這上、下兩輯可以拋磚引玉，為文學與文化等各種歷史填補那根本不該存在的漏洞，或為那漏洞解釋形成之因。